

## 民族之声



## 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 文化交融与家园想象

□汪荣

新世纪以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可谓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围绕这一概念,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使得原本较为沉寂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领域成为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回溯往昔,在2006年7月于青海西宁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李晓峰所作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言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学界的首次亮相。时移事往,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提出近十年,但其理论能量却依然充沛,并且为下一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和可能性。

站在十年后的位置上往回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无疑是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其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向“多民族文学”进行范式转移: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或一个前缀的变更,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对自身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的反思。自此之后,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都必须正视“多民族”的在场,也必须在“多民族文学”的层面进行宏观或微观的文学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文学”已经将自身形塑为“方法”。

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带来的效应是多重的。首先,“多民族文学”打开了文学史的视野,超越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二元格局。在较长时间内,我们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将其与“汉族文学”分隔开来进行研究。这样做的初衷始于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身份的尊重,也来自于新中国文学对平等政治的追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隔逐渐阻碍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使得“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重构“中国文学”框架成为一种必要。因此,“多民族文学”作为方法,实质是一种文学史的“归还”

与“回返”。它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史版图,起到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作用。

其次,“多民族文学”的概念不仅扩大了文学史的容量,还暗示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聚焦在各民族内部文学与文化的倾向,族际对话和文化交融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恰好是前一种研究范式经常忽略的。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各民族的叙事传统或抒情传统有着复杂的对话和互动,产生出彼此缠绕、彼此共生的混血文学形态。因此,“少数民族的汉语书写”、“汉写民”、“翻译”和“文化间性”等现象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框架中成为焦点。

再次,“多民族文学”研究催生了“多民族比较诗学”。“多民族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之间文化接触与文化交往的交界地带进行的诗学研究,是在多民族文学平台上进行的理论研究与理论探讨。“多民族比较诗学”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凸显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从而在多样性的文学表述中呈现“多元中国”的不同侧面;另一方面可以打破既有研究中单一民族自我本位化和自我中心化的取向,产生“内部的构造”的效果。因此,“多民族比较诗学”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比较文学框架,揭示了“中国文学”作为多重缘起和多元建构的“复合系统文学”的本质。

此外,“多民族文学”涉及国族建构与国家想象问题。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中,作者李晓峰和刘大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文学是建立在“多民族”的法理基础和学理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鲜明的“国家知识属性”,即使是作家主体的创作也必将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由此看来,“多民族国家”与“多民族文学”是同构的。惟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上,我们才能理解“多民族文学”的意义所在。毋庸讳言,“多民族文学”是

一种“国家文学”,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史框架。

与一般的社会科学不同,文学并不将知识进行分类或切割,而是试图在文学世界中对现实进行再现、加工与想象,进而进行总体性的把握。相对于民族学、历史学与人类学,文学是一种关于人、人性和情感的学科。少数民族文学正是如此,她承担了形塑身份认同,锻造民族情感,在急速变动的时代中进行认知图绘的功能。“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情感的容器,不仅仅具有“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意涵,更重要的是它作用于各民族人民的情感层面,并由此产生丰富的文化、社会与政治的“跨民族连结”。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崭新的土地上,生活着生活方式、文化记忆与精神信仰各不相同的各个民族,虽然他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却都以“中国”作为生存的家园与认同的对象。然而,当“现代性”的世界浪潮滚滚而来,“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中华多民族史观”正是这个转型时代与过渡时代的重要产物。“多民族文学”处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延长线上,它不仅加强跨民族的对话与互动,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结成更加紧密的文化纽带,还能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建构新的身份认同与家园想象。恰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理想类型”(idea type)是一种分析概念,是高度抽象的逻辑工具。人们必须通过“理想类型”的方式才能处理纷繁复杂的文献材料,使之形成一个条理分明的系统。“多民族文学”正是这样的“理想类型”,在表面上看来,它是一种新型的文学史框架,但究其根本,它更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通过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我们得到一种新的立场、视角和路径,来重新观看各具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国文学风景”。

## ■观点

每当谈到深入生活,人们总会想到,是现实的、至多是历史的生活——需要了解并亲身感知身边以及其他地方的现在进行时的生活,或已成为过往事件、被记录在有关资料以及被人们口头传说着的生活,却很少想到未来的生活。倘有人提出此类建议,很可能被当作是痴人说梦——因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若静下心来,了解一下世界文学发展史和世界科技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这两种历史,就不难发现,文学和科技的关系非常密切,幻想文学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无不起源于想象,一如莱特兄弟最终能发明飞机,就是因为儿时父亲给他们买过一个会飞的蝴蝶玩具而产生的幻想。而幻想一旦付诸于生动有趣的文字,就成了幻想文学。

其实,任何幻想刚刚在人们的思维里萌动或闪现时,大都被认为是幼稚可笑的、不成体统的,也是羞羞答答的。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勇气。这让我想起了故乡的一句俗语:“说出来,做出来,娶个媳妇带出来,养个儿子抱出来。”同样的道理,某些头脑聪颖、反应灵敏、敢想敢干的科技人士,一旦受到幻想文学的启发,就会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甚至手舞足蹈、夜不能寐,便运用所掌握的科技知识,将幻想文学中的那个茧,在自己的心里渐渐孵化成了蓄势待发的蛹,而后又将其幻化成了色彩斑斓而又翩翩飞舞的蝶。

应该说,这个过程是神秘而艰辛的,但又是生动而有趣的。一旦少了某个环节,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直到有一天,某个幻想终于变为奇迹而群情振奋、欢呼雀跃时,人们立马意识到,应该珍惜每一个梦想的种子。

幻想是创造神奇的种子,那些敢于把幻想故事写成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是值得钦佩和尊敬的。然而,纵观国人以往种植的文学园林,虽说百花齐放的提倡一直不绝于耳,但不难发现,幻想文学的品种和数量依然少得可怜。

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何在手的鸽子不要,而沉迷于满天飞的鹰呢?那不是舍近求远吗?就在很多国人漠视甚至无视幻想文学的岁月里,外国作家却对此情有独钟,依据于那些科幻文学,美国的科幻大片以铺天盖地的气势,在全世界风靡起来。而在国内,一些作家艺术家也在默默关注幻想艺术。

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幻想文学,就不能不改变原来的看法了。幻想文学不仅可以激活人们大脑里已经冰封了许久的一些疆域,还可以改变人们总是热衷于羊群效应和急功近利的习惯乃至基因,更可以激发人们思维天地里的想象活力。

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国家是一个产生过无数经典浪漫诗歌的国度,应该发现幻想文学势如破竹般的发散作用和撼天动地的爆发效应。由作家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由世界科幻大会主办的雨果奖。值得注意的是,“雨果奖”中的“雨果”,不是以写过《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巨著而闻名于世的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而是指在美国创立了科幻杂志《惊奇故事》的编辑雨果·根斯巴克。在这个特别注重和善于借助名人效应的世界上,以一位编辑的名字命名一个世界性文学大奖,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事啊。《三体》的获奖至少说明:在中国依然有很多不甘寂寞和善于“深入未来”的勇士。

未来是神秘莫测的,无论谁想深入,就得把目光展望到无穷远,把心胸拓展到无穷大。否则,就很难经得起前行路上碰到的各种“防不胜防、莫名其妙和突如其来”。但时至今日,有人还在以“深入未来”要比“深入现实或历史”随意和省劲为由,忽视幻想文学的意义。这可真是谁不生孩子就不知道肚子疼啊。岂不知,如果没有从深入生活(包括现实和历史)中获得的诸种体验和感悟,又怎么能打开未来世界的一扇扇冷峻之门?因此,“深入未来”领域的文学创作者,事先就得完成好深入现实或历史的必修课。否则,深入未来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稽之谈。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刘慈欣的获奖,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激励、一种呼唤、一种引领,让更多的人人在深入现实生活的时候,深入未来!

## 『深入未来』

□查舜(回族)

### 近百件新疆古代舞乐文物亮相沈阳故宫

3000年前先民们祈求人丁兴旺热烈舞蹈的岩画,栩栩如生、舞姿各异的唐代百戏俑等近百件新疆古代舞乐艺术珍品于近日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展出,徜徉其间,让观众真切地体会到古代新疆文明的博大与辉煌以及丝绸之路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白文煜说,该展览收集了新疆境内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精美舞乐文物,近百件参展文物中,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浓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气息。

新疆自古以来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和纽带。白文煜说,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不仅繁荣了贸易、传播了文明,更让新疆成为华夏文明与多个其他古老文明交流对话的国际大舞台,而“舞乐文化”正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强音之一。

早在约3000年前,东西方舞乐艺术交流的盛会就在新疆的天山脚下拉开序幕。先民们以翩翩起舞表达丰富的情感,讴歌生命、智斗野兽、欢庆丰收……他们将舞蹈场景刻画于岩壁之上,或将舞蹈画面作为图案对衣物进行装饰。不仅如此,人们还将舞乐情景保留在了各类文化古迹之中,生动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舞乐表演。唐时从西域传入的胡旋舞在长安风靡一时,著名诗人白居易观后曾写下“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颿转蓬舞”的诗句。

从新疆石窟壁画中所绘的琵琶、箜篌、阮咸、箏、笛、羯鼓、腰鼓、答腊鼓、拍板等乐器看,新疆古代舞乐艺术是极为丰富的,一些乐器传入中原后成为宫廷音乐及俗乐演奏时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文煜说,“大量资料说明在多民族聚集、多元文化交汇大背景下产生的舞乐艺术,始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最佳美景、最妙弦音。”(赵洪南)

近日,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共昭通市委主办,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中共昭通市委宣传部、昭通文学艺术家创作中心承办的“中国多民族作家看昭通”活动在云南省昭通市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云南省作协名誉主席、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黄尧,昭通市委书记范华平、市长郭大进,以及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

“昭通是云岭大地通往中原的门户,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福地,是历史古迹托现现代文明的精华之地。希望作家们能真正走进昭通,深入了解这里的发展状况与历史文化,反映老百姓的真实心声。”在活动开幕式上,丹增对此次活动提出了期待。叶梅介绍了此次活动的具体情况,并为昭通文学艺术家创作中心授予“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昭通创作基地”牌匾。她希望作家们做到身入、心入和情入,通过采风活动,收集到丰富的创作资源。

5天时间里,作家们深入鲁甸县崇文阁、桃源乡龙头山清真寺、龙头山地震遗址、盐津县豆沙古镇、牛寨乡新华村桫欏保护区、胡家湾农业体验园、威信县扎西红军烈士陵园、扎西会议会址、水田花房子会议会址、湾子苗寨等地进行采风。五千年石门关,关内为中原,关外为滇地。秦时秦孝文王修五尺道,又称滇黔古道,是滇川之间的必经要冲。古老文化的震撼人心,灾区遗址的发人深省,宗教寺院的温馨纯净,现代田园的翠绿浩淼,红色扎西的庄严肃宁,炽真苗寨的感人至深,昭通多元文化的缤纷交融,既独立存在,又内在关联,表征出演东北珍贵的文化结构,令作家们慨叹不已。

作家们还为灾区孩子们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并在灾后重建的龙泉小学举行了赠书仪式。学生们表示,感谢作家们对自己的关怀和牵挂,今后将更加努力学习,回报社会,回报作家叔叔阿姨的深情厚意。此外,为帮助鲁甸地震灾区学校更好发展,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龙泉

##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

——“中国多民族作家看昭通”活动侧记

□贺颖

中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从学生中选一些优秀作文在《民族文学》杂志上发表,鼓励孩子们的生活勇气和信心,为孩子带来更高更远的理想和希望。

“昭通作家群”以其不俗的文学成绩,在云南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据介绍,在昭通,有180多人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多种奖项。在此次活动中,主办方为吕翼、杨莉等昭通少数民族作家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作家评论家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针对当前昭通文学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讨会上,丹增对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给予肯定,对“文学”、“文化”、“艺术”三者关系进行阐述。叶梅认为,吕翼一直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与现实生活贴得很近,让人体验到了文学的多种功能:批判现实、温暖人心。尹汉胤认为,吕翼的《疼痛的龙头山》从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社会,主题挖掘深刻,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应以环境为代价。李炳银说,杨莉作品《断裂带上的断裂》记录的是鲁甸大地震,体现了文学对社会重大事件的承担,带着真情实感进行记录,写出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很有疼痛感,很有震撼力。李建军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了一番分析,鼓励文学创作要“合情合理”,符合人情事理。整整3个小时的研讨会,大家的发言积极热烈,真诚恳切,从文学到入学,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生态,从文学的地方性到文学的大语境,从文学的题材体裁到文学的意

义与使命,庞杂纷纭,意犹未尽。

几位被研讨的作家谈到,大家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与研究,有不同的视野与角度,体现了不同审美观念的碰撞,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审视自己,有了扬长避短的可能与机会。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对昭通文化的深入调研,近距离触摸滇东北这块别样的文化土地,感受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隐秘流变以及恒久不变的浩然持守。一路走来,作家们在颠簸中满怀思考,于风雨中伴着欢歌,大川大河给了大家全新的眼界,山路崎岖给了大家刻骨的记忆。每个人都真诚地投入到对

昭通文化的感知中,积极交流,认真聆听体会,对昭通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和民族风情都感触很深。

大家谈到,此次活动是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走进生活深处、传承民族文化为宗旨的文化考察。通过这次考察,要用手中的笔把昭通历史的厚重、民风的淳朴、文化底蕴之深厚、人心之真诚等等写出来,让更多的脚步踏上这片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大地。

杨红昆、任美康、牛玉秋、庆胜、杨鸥、梁长江、格绒追美、韩静慧、张彩凤、鲁若迪基、纳张元、段平、李骞等作家评论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水田会议会址